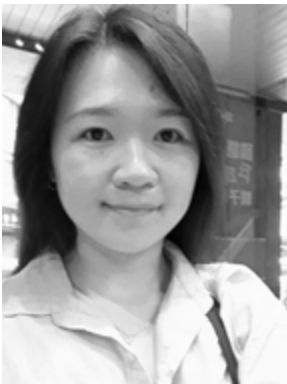


## 幾分幾角的愛



### 余秋慧

南投縣水里鄉人，生於一九八一年，畢業於東吳大學中文系。現為全職媽媽，育有二女。喜歡書寫。只單純想以文字記錄生活；以文字療癒自己。

在那個肉圓還只是一顆五元的年代，我就開始做手工了，當時我六歲，夜晚時，總是和媽媽還有哥哥們窩在三重的一間出租小房，綁著一個又一個那種路邊小販經常會用到的紅色塑膠提繩。印象裡，空氣總是悶熱黏膩，房裡那臺老舊得連轉動都頻頻卡關且老是嘎吱怪響的小鐵電扇，總嗡嗡然使人昏昏欲睡。當時還年幼的我手指頭不很靈光，有時提繩綁得小了，有時連塑膠繩都給撕裂了，但我還是糾纏著媽媽說什麼都要幫忙，總覺得一串串在燈泡下反射著奇異亮光的圓形束圈，說不定是某種傑克的神奇藤蔓，或許綁著綁著，就能抵達一處有著粉白牆、水晶燈吊扇還有柔軟沙發的場景，那裡面必定還要有隻眯著眼睛懶呼嚕的長毛貓。我見過媽媽去幫傭的那家富太太，她的髮長齊肩且帶著浪漫的捲度，總是穿著合襯她溫婉氣質的裙裝坐在潔淨又通風的客廳，徐徐地順著她家母貓的白色軟毛。

在民國六、七〇年代，當時的省主席鼓勵大家進行「客廳即工廠」的運動，一時間許許多多的家庭主婦都開始在家裡做起了代工，即便賺不了大錢，但攢些孩子的簿冊費用與買菜錢總還是能有的。那個時候的媽媽，白天去富商家裡幫傭，晚上回到家再接續著做手工，除了塑膠提繩，還做過修剪成衣毛邊及車縫領標、黏合雨傘把手、電子零件組裝……某一天，媽媽在報紙的分類廣告上

看見了徵人訊息，小小的墨印方格裡清楚地標示著「代工好做·單價優」。她彷彿生怕錯過了某種神祕的指引，迅速將我託給了樓下賣蛋餅的阿婆，自便風風火火地出門去了。當天，她就紅光滿面地抱回了一捆細網格與幾袋毛線。然而接下來的結局卻是驚天大逆轉，整個引爆的過程大概就是在對面騎樓下炸油條的阿咪姨看見了藝術掛毯代工廠惡性倒閉外加捲款潛逃的新聞後，一路且奔且驚呼地趕來通知媽媽：「阿琴啊！出大代誌阿啦！」

那時候，陽春麵一碗十元，加個蛋也不過十二、三塊錢，我們做的塑膠提繩更是只有一個八毛錢的低報酬。但是當時過分單純也許是窮怕了的媽媽，卻一口氣給了代工廠三千元的押金，一切都只為了廠商口中鉤完一件掛毯就可現領一千元的美好應許。最終，是富商太太拯救了失魂落魄的媽媽，她拿了三千元塞進媽媽滲著汗的緊握的雙手裡，以她獨有的柔細嗓音對媽媽說：「妳家裡那件剛鉤好的掛毯我跟你買了」。

時過境遷，媽媽早已不需要靠做手工來撐持家計，但她已步履蹣跚且齒髮漸搖，有時候連思緒也迷惘不清了。她一輩子都捨不得花錢在玩樂上，坐飛機旅行成了她不經意透露卻又急忙掩蓋的祕密渴望。我想要在她還能行走且還沒有忘了我之前，靠我自己的能力帶她一起去體驗穿越雲層走訪異鄉的喜悅，我

想要賺錢。

因為丈夫的工作性質特殊，所以我只能全職在家裡照顧學齡前的孩子，我苦思著如何才能令人喘不過氣的經濟壓力下存到旅費，於是在我經營網拍、接案子打字潤稿的同時，想起了久遠前媽媽用以帶大我們兄妹五人的手工業，於是我開始上網搜尋家庭代工廠。

第一個接到的代工以紙類商品為主，約莫就是些包裝紙膠帶，紅包裝或春聯之類的工作。紅包裝或春聯都是裝進塑膠套後再封口即可，因為工作簡單，單價也不高，做一個大約只有〇·二元。紙膠帶的包裝則較為繁瑣，需要先摺好外盒，再將糾纏成一團的紙膠帶一條條順好捲至小紙板上，塞進已摺好的外盒裡。紙膠帶的作業複雜些，所以價格稍優，做一個大約是〇·七元。日後我曾在逛某日系均一價商場時看見我所做的紙膠帶竟掛在陳列架上出售，當時我既興奮卻又無限感慨，商家一盒膠帶售價三十九元，我們使紙膠帶成為商品以供販售卻只有一個〇·七元的薪資，這難道不是真正的「血汗」嗎！

做手工的時間都是零碎拼湊的，只能趁忙完家務而孩子也睡著時進行，當時每個月大約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後來因為紙類代工廠位置較遠，我且還需背著孩子來往收送貨，無論油錢或時間上都不划算，所以我另找了在住家附近

的家庭代工，這裡主要是組裝各類電子零件或USB線。這類物品的組裝是比紙類商品更費時費心的，且除了金屬零件沉重難搬之外，家裡總還充斥著機油與橡膠的氣味。

或許因為那個小小的家庭代工廠是去跟大工廠承攬再發包的，所以即便工作程序較紙類包裝更加傷眼費時，所能給的單價卻更低。我們還經常有趕貨的壓力，常常必須熬夜趕工，有時連剛下班的丈夫都必須加入奮鬥的行列。某一天早晨醒來，我赫然發現整個下背部劇痛至無法起身，去醫院檢查後被告知是舊傷又久坐所造成的傷害，但還好不嚴重，勤去做物理治療就能復原。

當我下定決心要放棄這個艱困的工作，從臭著臉的老闆娘手中接過結算後的薪水袋時，看著袋子上標記的數字，我差點沒掉下淚來。那將近三個月的夙夜匪懈，得到了薪資共二千三百多元，而最後，我的腰傷總計耗費了六百元才終於痊癒。

最終，我還是靠著進行文字工作才完成了媽媽的夢想，看著她站在迪士尼樂園夜間遊行隊伍前被照耀得明亮無比的歡悅神情，不禁讓我想起了幼年時總是在昏黃燈泡下專注地做著手工的她的側臉，那幾分幾角是累積得緩慢卻堅毅的愛，於今透過了相同的步調，我才終於更深刻地懂得了。

## 評審評語

「幾分幾角」指的是家庭代工所賺的微薄工資；「愛」有雙層意思，一是指年幼時母親在白天替人幫傭，晚上做手工的操勞；一指作者為圓母親坐飛機旅行的夢想，但家境不寬裕，選擇家庭代工來儲存旅費。

兩代女性，一為家庭子女，一為母親，都是「愛」，這樣的主題要感人，得把賺錢方式寫得精采，所謂「代工」，是臺灣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但兩代之代工，時空環境不同，於是本文亦有時代、社會的意義。

——李瑞騰

## 得獎感言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的主辦單位及評審們給了這篇作品被看到的機會，這對我來說是最棒的肯定與鼓勵，也期盼我自己能持續筆耕不輟，讓我的孩子們看見並知曉文字的美與力量。